



荆史新探

三国王粲对荆州的启示

袁枫

东汉建安九年秋,荆州一处城头,一位形貌不扬的北方文士凭栏远眺。脚下是“华实蔽野,黍稷盈畴”的富庶荆楚,胸中却是“虽信美而非吾土”的深切孤寂。当王粲在《登楼赋》中写下千古绝唱时,他未曾想到,这段长达十五年的“失意岁月”,或许已成为当代荆州推进人才兴城、打造文旅新景的有益借鉴。

困顿与淬炼:荆州岁月的双重熔炉

公元193年,王粲逃离董卓焚毁的洛阳,投奔荆州牧刘表。彼时的荆州,因未受战乱波及,成为北方士族的避难所。官学兴盛,学者云集,形成了以宋忠、蔡邕为代表的“荆州学派”。刘表虽广纳贤才,却因王粲“貌寝而体弱”心存偏见,更因本土大族蒯氏、蔡氏把持要职,形成排外壁垒。王粲在刘表幕府十五年,始终未获实职。这种“有才而不能用的”困局,最终导致刘表政权在曹操南下时迅速崩溃。

政治上的冷遇,反而造就了文学上的淬炼。王粲在建安十年(205年)撰写《荆州文学记官志》,系统阐述“夫文学也者,人伦之守,大教之本”的教育理念;建安三年(198年)作《三论》为刘表征讨叛乱;建安七年(202年)代刘表起草劝和袁氏兄弟的文书。这些政治文书展现了他“词章纵横”的卓越才能。

荆楚大地的山水人文、流寓文人的精神共鸣,政治边缘的冷眼观察,共同滋养着这位天才的创作灵魂。当他在建安九年登上荆州城楼(另有襄阳、当阳县城、麦城说,现代考古支持麦城说),所有的郁结化作《登楼赋》中的泣血之叹:“虽信美而非吾土兮,曾何足以少留”。这既是个体怀才不遇的悲鸣,更是对天下统一的深切呼唤。

绝唱与转折:文学巅峰到政治辉煌的蜕变

《登楼赋》的艺术价值不仅在于“以乐景写哀情”的至高境界,更在于其划时代的文体创新。它打破汉大赋铺张扬厉的传统,开创抒情小赋的新范式。特色

之一在于文化地理的深层联结,“北弥陶牧,西接昭丘”两句暗藏春秋名相范蠡归隐地与楚昭王陵墓,在历史坐标中寄寓明君治世的理想。特色之二在于精神境界的普世升华,用“钟仪幽而楚奏”等典故,揭示“人情同于怀土兮,岂穷达而异心”的人类共通情感。特别是历史文脉的源头活水,从唐代之“更上一层楼”到宋代范仲淹“去国怀乡”,明代袁宏道“悦此观北之身”,中国文人的登楼意象都在传承着王粲的余韵。

历史的转折在公元208年来临。刘表病逝后曹操大军压境,王粲挺身劝降刘琮,其谏言鞭辟入里:“刘表坐观时变,自以为周文王……士之避乱荆州者,皆海内之俊杰也;表不知所任,故国危而无辅”。“明公(曹操)定冀州之日,收豪杰而用之……此三王之举也”。这番洞见,正是十五年冷眼观察的智慧结晶。劝降不仅避免生灵涂炭,更使王粲完成从失意文人到政治家的蜕变。他被曹操任命为丞相掾,参与重建典章制度,官至侍中封关内侯,成为建安七子中政治地位最高者。

古镜今鉴:打造文旅新景人才兴城的三重启示

王粲从登楼赋诗到劝降安民的蜕变轨迹,为当代荆州创新用好人才,打造新的文旅景观,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历史坐标系。

一是打造人才价值转化器,破解“刘表式困境”。现代荆州“千人招聘引博”计划虽提供最高30万元补贴、1元月租等优惠,但需警惕重蹈刘表“引而不用”的覆辙。可建立人才岗位智能匹配系统,通过大数据分析引进人才的专业特长与发展需求。建设“文化特使”实践机制,借鉴王粲撰写《荆州文学记官志》的经验,让人才参与楚文化IP开发。启动政产学研旋转门,参照王粲从幕僚到重臣的路径,打通人才多岗位的任职通道。

二是构建文化创新生态链,激活“登楼赋基因”。王粲在政治边缘期创作巅峰之作的启示在于,文化创新需要宽容失败的环境。建议在荆州城楼建立沉浸

式创作基地,运用AR再现“华实蔽野”盛景。设立“楚才创新风险基金”,支持《登楼赋》式的实验性创作。值得欣慰的是,荆州在文化创新方面已迈出坚实步伐。荆州方特《屈原》项目运用幻影成像技术,生动再现屈原波澜壮阔的一生。楚王车马阵景区通过声光电技术,将“万乘之国”的威严变得“可看、可听、可感”,这些都属于成功的探索。

三是创建区域协作新范式,超越“楚才外用”历史。面对历史上巫臣奔晋、伍子胥投吴、王粲归魏的“楚才外用”现象,进一步创新协作机制。探索建设荆汉人才走廊,与武汉高校共建实验室,实现“荆州观察—武汉研发—荆州转化”的循环。协议建立“文化共同体”,联合长沙、岳阳等楚文化城市,打造“楚辞新韵”创作联盟。建设人才共享云平台,倡导在荆企业像曹操“收天下豪杰而用之”般,跨区域配置专业人才。荆州在区域协作方面成效显著。宜荆荆都市圈建设加速推进,荆荆高铁的开通将荆州与荆门的时空距离缩短至20分钟;磷化工产业集群通过“原料在宜昌,生产在松滋”的模式,实现产业同链、互为补充;与武汉高校共建的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,目前已培养了不少应用型科技人才,获批多项省级项目与课题。

建安二十二年(217年)郢城郊外,曹丕率众以驴鸣为王粲送葬,这打破礼制的真挚悼念,成为魏晋风度的永恒象征。它揭示的正是文化繁荣的核心密码:当制度包容个性,权力尊重创造,地域滋养情怀时,人才方能从“过客”变为“归人”。

今日荆楚大地,王粲登临处已难寻觅,但《登楼赋》中“冀王道之一平”的宏愿,正以新的形式显现。当我们建设“一元月租”的人才公寓时,当我们在数字世界重现楚风汉韵时,当企业工程师与考古学家共研文物活化时,历史与未来正在完成一场跨越1800年的对话。让荆州从人才中转站变为价值孵化器,使每个怀揣梦想的当代“王粲”都能在此找到“勇力之高衢”,才是对登楼绝唱最深沉的回应。

藏在《山海经》里的荆楚故事

余大中

《山海经》作为一部上古奇书,虽未直接提及“荆楚”或“荆州”之名,但其记载的诸多神话与传说,不仅与荆楚文化渊源深厚,亦与当代荆州关联密切。在此略举几例,以飨读者。

九凤传说:荆楚文化的图腾

《山海经·大荒北经》记载:“大荒之中,有山名曰北极天柜,海水北注焉。有神,九首人面鸟身,名曰九凤。”这一形象将“九”与“凤”结合,既体现了楚人对数字“九”的崇敬——其象征阳数、至高,又融合了凤鸟的吉祥寓意。

楚人尊凤的传统源于对祖先祝融的崇拜。祝融被视为火神与凤的化身,楚人通过崇拜凤鸟,表达对祖先的敬仰与血缘认同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自述“帝高阳之苗裔”,高阳即颛顼,与九凤同居于《山海经》记载的“大荒之中”,这进一步印证了九凤与楚人祖先的关联。

凤鸟在神话中是“百鸟之王”,象征吉祥、美好与尊贵。楚人将凤与“九”结合,赋予九凤更神圣的寓意,如“九五至尊”的皇权象征,或“九德俱全”的道德理想。楚人既崇九亦崇凤,九凤的“九首”象征生生不息,凤鸟的“涅槃重生”则体现坚韧不屈的意志。

荆楚文物中,凤鸟形象常见于青铜器、漆器和丝织品。例如,湖北省博物馆的“虎座鸟架鼓”以凤鸟为鼓架,展现了楚人对凤的尊崇;汉绣等传统工艺中,九头凤的图案更成为地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。

秦汉以后,随着楚国灭亡,九凤的称谓逐渐被“九头鸟”替代。但楚人对其的崇拜从未中断,如荆州博物馆的“彩绘对凤纹漆耳圆杯”等文物,仍以凤鸟为装饰主题。九凤作为楚人的精神图腾,通过文物、文学与民俗代代相传,已然成为荆楚文化的基因。

息壤传说:荆州古城的历史印记

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记载:“洪水滔天,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……”此后,《淮南子》《溟洪录》《路史》《玉堂闲话》《清一统志》《江陵志余》等史籍均记载“禹以息壤填洪水”,形成了完整的历史

脉络。在荆州古城老南门外西侧城墙脚边,有一长约40米、宽约10米的土丘,其上曾有四根石柱,这便是传说中的息壤遗址。《江陵志余》等文献记载:“古城南门外,有小室,高尺许。州人曰此息壤也。”传说中,息壤是一种能自生自长、无穷无尽的神土,可用来堵塞洪水。鲧曾窃取天帝的息壤治水,后大禹继承父业,在荆州治水时将息壤投入水穴,堵住不断喷涌的大水,平息了水患,而此处便留下息壤遗迹。

自唐代以来,荆州历代官府均在此修建庙祠,供奉息壤。明代万历年间,还在南门外修建了禹王庙,庙中藏有宋代石刻和元代断碑。这些历史遗迹及相关的祭祀活动,都表明息壤传说与荆州古城有着深厚渊源。宋代苏东坡在《息壤诗》中写道:“息壤旁有石,不可犯。”并描述其“帝息此壤,以藩城池。有神司之,随取而培”,进一步强化了息壤的神圣性。唐代柳宗元在《永州龙兴寺息壤记》中也提到荆州有息壤传说,认为其能自行生长,具有神秘力量。2025年2月27日,息壤纪念馆在荆州南纪门以西100米处落成,碑上镌刻了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中对息壤的记载。

颛顼祝融传说:楚人始祖的隐秘线索

《山海经·海外南经》记载:“南方祝融,兽身人面,乘两龙。”楚人自认是祝融后裔,这位火神正是楚文化中“崇火尚赤”传统的源头。而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提到颛顼生于若水,楚国贵族半姓便源自颛顼。

《史记·楚世家》记载: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。高阳者,黄帝之孙,昌意之子也。高阳生称,称生卷章,卷章生重黎。重黎为帝誉高辛居火正,甚有功,能光融天下,帝誉命曰祝融。共工氏作乱,帝誉使重黎诛之而不尽。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,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,复居火正,为祝融。

颛顼是黄帝之孙,昌意之子,上古部落联盟首领,位列“五帝”之一。因辅佐少昊有功,被封于高阳,故称“高阳氏”。颛顼与其子争夺帝位,共工怒触不周山,导致天倾西北,地不满东南,日月星辰移位,水潦尘埃归焉。

祝融是中国古代神话中极具影响力的火神。昆仑山光明宫中的祝融看到人们钻木取火,便传下火种,教给人们用火的方法。祝融受命保管火种时,偶然发现岩石碰撞可迸发火星,后借助芦花絮引燃,开创击石取火之法,解决了远古人类保存火种的难题。《长沙子弹库楚帛书》乙篇记载,天地发生混乱时,上天赐给祝融等神力,祝融“绝地天通”,使日月运转正常,早晚有序,黑白分明。

神话融合:荆楚文化中的《山海经》元素

从地理关联来看,《山海经》涉及地域广泛,其中不乏来自楚地的神话和地理记载。《山海经·中山经》“荆山之首曰翼望之山”等记载,指向汉江流域的荆山山脉,与楚人的发祥地密切相关。“楚”在甲骨文中为“林莽”之意,《山海经》中“榛莽密布”的南方描述高度契合。

荆楚地区流传着盘古、伏羲、女娲等神话,这些神话与《山海经》中的记载相互交织,共同构成了荆楚文化的神话体系。《山海经》中的神兽、异兽等形象,也常被荆楚文化所借鉴和融合。例如,夔夔(龙的第六个儿子)被视为协助大禹治水的功臣,荆州关帝庙内就有一方青石夔夔驮碑。

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中的“巫咸国”被推测为楚地巫文化源头,屈原《离骚》提到的“巫咸将夕降兮”与之呼应。《山海经·海内南经》“巴蛇食象,三岁而出其骨”的传说,今湖北恩施出土的战国巴式剑上的蛇纹,可能与此神话同源。荆州楚墓中常见的“镇墓兽”,造型疑似《山海经·海内东经》“雷神龙身而人头”的变体。

《山海经·中山经》记载“洞庭之山……帝之二女居之”,或为屈原《九歌》中湘水女神的前身。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《人物御龙帛画》中女子形象,可能因此类水神信仰的具象化。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出土的龙山时代玉器上,刻有与《山海经·中山经》所述“珥蛇”“践蛇”神人相似的纹饰。《山海经·海外南经》记载“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”,而湖北随州出土的战国铜戈上,可见弓箭射日的图案,暗示这一神话在楚地的流传。

文化漫谈



人生需要一点坚持和认真

电影《戏台》观后感
老鱼

大幕落下,灯暗了,锣鼓点却仍在耳膜里敲。我在座位上,像被一根细线牵着,久久回不过神。陈佩斯站在那摇摇欲坠的“戏台”上,油彩半残,水衣湿透,一双眼睛却亮得吓人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:人生原来真是需要这样一点“傻气”——一点不管不顾的坚持,一点近乎笨拙的认真。

《戏台》讲的是一个乱世里的小戏班子,讲他们如何在炮火、金钱、权力的夹缝里守住那方三尺红氍毹。故事不复杂,却像老酒,一口下去,喉间辣,胃里暖,回味又苦又甜。陈佩斯演的班主“侯喜亭”,一出场就带着旧时代的灰尘;背微驼,嗓子沙哑,一甩袖仍是帝王将相的魂魄。他明明被时代抛在身后,却偏要拉着嗓子唱完最后一句西皮二黄。那声音像钝刀子割肉,疼,却不肯停。

坐在台下,忽然想起父亲。他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学生,在长春地质学院地质勘探,后来在北京地质学院进修矿鉴定,在单位是技术大拿,经他手鉴定的岩样,拿到地矿部复查,结论基本全被采纳。他特别爱学习,单位出差开会,别人嫌累不愿意去(那时出差开会,坐绿皮火车,又慢又挤,是真开会,没大餐可吃,没风景可看,没有补助,还要自己步行5公里去火车站),他去。母亲不理解。他说,与会的都是业内专家,听他们说几句话,都会受益匪浅。他特别认真,徒弟做的鉴定,他都会重新校对一遍,搞得人家不高兴,说不信任他。同事劝他别太真,他只当耳旁风。小时候的我不懂,觉得他傻,多此一举。今晚看见侯喜亭,我才懂:那不是傻,是骨头里的一口气。人可以穷,可以老,但干事要有一点认真劲儿。

戏里有个细节:日军要封台,班子里的小徒弟吓得直抖,侯喜亭却一巴掌拍在案上——“戏比天大!”四个字,震得房梁掉灰。观众哄笑,我却想哭。笑的是他的迂,哭的是他的真。如今我们太聪明了,凡事权衡利弊,计算得失,连谈恋爱都要先问“有没有结果”。可若凡事都讲结果,谁来守住那些“无用”的东西?谁来为一句“戏比天大”押上一生?

陈佩斯的喜剧底子在这儿成了双刃剑。他抖包袱,台下笑得前仰后合;下一秒,包袱抖落处却露出森森白骨。比如侯喜亭给日本军官唱《霸王别姬》,唱到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时,忽然一个跟头——那不是设计的滑稽,而是人到了极限的狼狈。笑声卡在喉咙里,化成酸涩。原来认真的人最可怜,也最可敬;他们连狼狈都不肯敷衍。

戏台是木头的,却像一艘船,载着一群“过时”的人逆流而上。道具是假的,胡子是假的,连眼泪都可能是甘油;可那份“假”里偏偏藏着最大的真。而现在的人们,写方案时抄网络金句,谈恋爱时甜言不由衷的甜言蜜语,连悲伤都要配上表情包。我们在“像”的时代,却失去了“是”的勇气。侯喜亭的胡子是假的,他的绝望却是真的;我们的朋友圈精致得像艺术展,可心里空得能听见回声。

听见后排两个年轻人议论:“这老头太轴,换我早就跑路。”轴吗?或许吧。可若没有这些“轴人”,昆曲早没了,京剧早亡了,连“认真”二字都要进博物馆。他们像守墓人,守着一堆看似无用的旧玩意儿。墓里埋的不是死人,是活人不敢碰的干净。

尾声,戏班子散了。侯喜亭独自扫台,一扫帚,一簸箕,动作慢得像在拆解自己。最后他把“守旧”(戏台后方的绣幕)卷起来,抱在怀里,像抱着一个天折的婴儿。灯光灭前,他忽然对着空荡荡的观众席鞠了一躬——腰弯得很深,几乎折断。那一躬不是谢幕,是认输,是道歉,也是倔强的告别:对不起,我守不住你了,但我没偷窃。

走出剧场,夜色如水。风一吹,脸上冰凉,才发现泪一直流。原来感动不是大哭,是喉咙里堵着一块东西,咽不下,吐不出。那东西叫“惭愧”。我们总嘲笑老一辈“活得累”,可他们至少知道为何而累;我们轻轻松松,却像浮萍,风一吹就散。我忽然想起戏里的台词:“台拆了,砖还能盖猪圈;人散了,魂儿还能去哪儿?”

人生啊,确实需要一点坚持和认真。不是为了成功——坚持往往换不来成功;也不是为了感动谁——认真的人常遭嘲笑。它只是黑夜里的那盏气死风灯,火苗小得可怜,却能让走路的人看清自己的脚。灯不灭的,灯不在乎;在乎的是,你曾用它照见过自己。

陈佩斯在一次采访中说:“喜剧是笑完了想哭,悲剧是哭完了想笑。”《戏台》两样都占了。回家路上,听远处传来洒水车音乐——《友谊地久天长》。多滑稽,多贴切。旧人会走,旧戏会散,可只要有人记得那句“戏比天大”,只要还有人愿意为一粒“无用”的事鞠躬到地,天就塌不了。

戏台会塌,认真不会。

文化荆州

知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

二〇二五年第三十六期 总第一百六十八期

翰墨荆楚



长江三峡 李小白画